

產生長一寸

・ 本 劇 ・

工人出版社印行

前記

『生產長一寸』這個劇本，是首都各工廠聯合演出比賽中的優秀作品。評判時，獲得優等獎。凡是看了這個劇本演出的人，都認為無論在內容和表現的形式上，這個劇本都能够很準確地表現了現實工人的生活 and 特點。對廣大的工人，有積極的教育意義。現在，我們把這個劇本印成單行本，來供給咱們各地工人一點開娛樂的材料。

這個劇本，曾在亞澳工會會議招待各國代表的晚會上演出，這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光榮；我們覺得這種『自己寫，寫自己，自己演，演自己』，正是我們工廠文藝的道路，希望工人同志們重視這個作品，向這個作品學習。

工人出版社編輯部

人物

吳金山：沉默，寡言，老實，穩重，有二十年工齡，是氣錘房裏第一能手。

陳立：精明強幹，重感情，青年工人，老候的副手。

劉伯：幽默滑稽，喜歡說便宜話，是一個風趣很足的青年工人。

周章：工會勞保委員，共產黨員，老實，虛心，修養很高，缺乏魄力。

鄭值：工會委員，青年團員，知識分子出身的幹部，參加革命工作的時間還短，缺乏

實際的工作經驗。

金健：接骨組的工作幹部，候補黨員，在農村工作時間較長，熱心負責，性情急躁。

錢德瑞：支部書記，工人出身，有能力，有理論，顯得豪爽。

鼓技衛員：大學工科出身，傲慢，舊思想的包袱較重。

黃技衛員：喜歡做作誇張，有嚴重的形式主義的毛病。

張元：機器房工友，急躁。

班彪：打鐵工人，樂觀，天真，進取心很強。

趙寶祥：穩重踏實，喜歡開朗小玩笑。

張元：機房工人。

工人羣衆

李祥

楊山

石芳

紫純

竇元

王福

第一場

地：鍛工房。

時：秋季某日上午九、十點鐘。

幕開：某工廠在展開競賽，鍛工房的氣錘，不停的打着一塊塊通紅灼熱的頑鐵；工人趙寶祥和班彪，也正在熱烈的飛動着鐵錘。火光四冒，紅光滿

台；大家在愉快的勞動裏面，嘴裏呼着小調。

劉伯：（用鐵錘往紅爐裏添了添煤，從牆上摘下手巾，擦了擦汗，回頭向侯金山有話無話地說着）唉！侯師傅，我看這次的競賽呀，衝咱們這個幹勁，他們娃娃也不行。（侯點頭笑了笑，仍舊低頭幹着活。）

班彪：（以下簡稱班）誰像你一天到晚瞎勸勸。

劉：誰跟你說了，我跟侯師傅說哪，你管的着嗎，得了，你這半瓢子，一邊爬着

去吧。

班：嗨！少說兩句吧，把火看好着點，別給人家燒化了就得了。

劉：廢話！幹甚麼吃的，給人家燒化了！

趙寶祥：（以下簡稱趙）那個活怎麼樣？行了吧。（劉由爐中夾出一塊紅鐵給

趙，班又開始掄錘。）

劉：我燒化了！！當像你吶，剛進工廠沒有三天半，跑這兒裝大手藝人來啦。忘了

那會兒一天打廢好幾塊啦。叫我看看好好的，你加油掄吧。

班：小子！等我打完錘再說。

劉：你小子，有能耐不用打。

班：（有點氣惱）不打又怎樣？（想把錘放下）

趙：（急促的）逗不怕逗，別耽誤幹活就好。

（班看劉楞楞眼，又打起錘來。）

劉：瞧你小子也不敢不幹嗎。（候這時打完一個，把活燒在爐內，放下鉗子用手

巾擦擦汗。）

班：（放下錘問劉）你說什麼？

劉：我叫你好好的打，小心點別打廢了。（侯又從爐中夾起一塊紅鐵）

班：我打廢的活在那兒哪？

劉：問問侯師傅你從前打廢的還少啊。

班：（理直氣壯的）從前是給國民黨幹嘛，打廢故意的，現在是給自己幹啦，你說那回打廢過？

劉：呸！別往臉上貼金啦。

班：（有點氣）我揍你小子！（想揮拳，劉急忙由火中夾出塊紅鐵。）

劉：（向班）別泡啦！紅啦。

（窗外張元大聲招呼：半驃子，快點打吧，留神供不上人家鐵。）

（劉跑到窗前）

劉：還有多少？

張元：還剩三個。

劉：這又打出十幾個啦，拿去拿去。

王福：（以下簡稱王）（急促跑進來）嘿！老劉別神聊啦，人家二部都鑄出來三十個了。咱們完成了多少？

張：咱們也修二十多個啦。（王福拿活去）

鍾：喂！咱們跟人家還差十幾個活，快幹吧！不然就被人家比過去了。（鍛工房內更緊張的工作起來，班彪的錘也掄的更帶勁，突然一聲巨響，氣錘壞了。所有的人都跑向鍾旁邊，大家都問老侯怎麼辦，老侯也急得擺手，低下頭用腦筋。）

侯：劉伯！把活搬子拿來！

劉：（一邊問着一邊去拿搬子）怎麼啦，這是怎麼個毛病！

趙：拉杆折了吧？

陳：是不是！

班：保險燈了吧？要不然，就是沒電。

陳：廢話！沒電，風滿爐還轉！（劉伯拿來搬子）

（老侯看着氣錘發楞，外邊繼續有人進來。）

李祥：老陳，什麼地方出了毛病？

陳：這玩藝够年頭啦，到處是毛病。

班：戴技術員跟金同志來了。（戴急匆匆跑到機器旁）

金：大家先幹活吧！（問侯）怎麼啦？

陳：（搶着說）咱大家幹的正歡，轟隆一聲，就不動了。誰知道是什麼毛病？

金：侯師傅你看是什麼毛病？

侯：我上去看看！（預備上去，劉伯送過搬子。）

戴：（審視機器後轉過來）算了算了，不用上去啦，這錘子太舊了，修也修不好。我看咱們競賽先停停吧。

班：那怎行？

衆：對，競賽可不能停。（聲）

金：大夥先別亂，讓老侯看看，到底是什麼毛病？（老侯上去）

戴：（向金）這毛病就在氣缸裏頭，今天咱們修理這玩藝兒，因為技術設備不夠，把握是不很大的。

金：（問侯）侯師傅，你說到底是什麼毛病？（侯爬下）

侯：戴技術員說的不錯，是氣缸裏頭的事情。

金：怎麼辦哪？有辦法沒有？

戴：（緊接着）這氣缸的壓力有兩噸重，辦法不能說沒有，不過修起來，可不簡單，這東西又太舊了，乾脆換了吧。

陳：侯師傅，你看能不能不換？想個辦法吧！（侯沉思）

趙：我就不信不行，早先怎麼裝的？

劉：自動床還說不能修哪。咱們一用腦子，不是也修好了嗎。

衆：侯師傅，戴技術員，咱們大家費點腦子，試試看。

金：侯師傅你看是不是能修？

侯：試試看吧。

金：（更進一步的）侯師傅，幹可是幹，你得負責任哪，你有沒有把握？

劉：（不滿意金的說法）侯師傅說試試看呀。準有幾成把握，那誰知道！連戴技

術員還不敢保證哪。

班：那可不行，在爐上擡侯師傅誰不贊成。

葉純：（上）活又供不上了。

石芳：賽，賽，賽。姥姥也追不上人家了。

楊山：（嘻皮笑臉地）我尋找張金回回的膏藥，給鍾貼上得了。

趙：慢，你們看，侯師傅急得直冒汗，你們還有心開玩笑。

班：他媽的打夜班也要賽到底。

石：打夜班，你一人幹嗎，有功夫我還溜彎去呢。

王：競賽嗎，打兩天夜班怕什麼。

陳：想法克服困難，我們一定要競賽到底。

楊：你要能抱着氣鏢幹，咱們就賽，要不然，咱們就停了。

金：大家靜一靜，我看競賽，還是暫時停停對。

趙：老侯，就指着你哪，氣鏢修理不好，競賽可要停止了。

侯：（很堅決地向金說）金同志！我想法修理一下，試試看吧！

金：我還是那句話，你有沒有把握？有把握你就幹！沒有把握就算了。

（這時下班鐘響了，楊山大聲的喊叫。）

楊：喂！下班啦，你們還不走。

李：對，對，走吧，走吧！（正走出門口，突回轉身來招呼石芳和寶強。）你們還在這裏看什麼，看也加不了二斤小米呀。

寶：我瞧瞧倒底怎麼修理。

王：（招呼李）讓他們瞧瞧吧，人家還許鬧個加工哪。

石：滾蛋，滾蛋！（李王正式下場）

侯：喂！金同志你先吃飯去吧，我們一時半會完不了，你吃完飯回來得了。

金：好吧。（下場）

趙：我說老侯呀，咱們想辦法，不用大材料行吧？

侯：戴技術員，咱們先把零件弄下來好不好？

戴：（無表情的）也好吧。

侯：老陳把螺絲母先弄出來。（陳拿搬子上氣鏢）

寶：老侯！我半天沒說話啦，我先交代一句行不行？

對：你小子是狗嘴吐不出象牙來，你有屁快點放吧。

寶：誰他媽像你似的，（招呼侯）老侯！我甯氣鍾這個玩藝兒，不是簡單東西，咱們這個窩窩頭腦袋搞不出這個，還是找那個機器大學的機器博士才玩得轉哪。（老戴生氣走向一旁）

對：怎麼樣我沒說到後頭吧，你一厥尾巴，我就知道你拉什麼屎。

陳：我說你有事沒有？沒事在外頭呆着去吧！

侯：（拿起零件招呼老戴）喂！戴技術員，你看這眼多大一點，這螺絲還粗的了哇，我的意思是把螺絲加粗，把眼掏大一點，你看怎麼樣？

戴：（回過臉來）你瞧着辦吧，我看是行不通的。

班：呀，那怎麼行不通呀，早先日本人在這兒的時候，我就看人修過嗎。

戴：日本人是日本人，中國人可沒有那麼大能力呀。

趙：日本人能行，咱們就不行嗎？

陳：對呀，日本人那會，有什麼活，還不是咱們幹的。（停一停）侯師傅你就給他來一傢伙。

候：戴技術員，你以為應該怎樣辦才好呢？

戴：他們大夥說能修，你就讓大夥兒搞吧。我是沒有辦法的，我有事得先走。（有點不滿意下）

寶：（走到門口吐了一口吐沫）沒有你這個雞蛋，我這糟糕還不能做了！（回頭招呼大夥）您瞧瞧這塊骨頭。

葉：我早就瞧這小子不順眼。

候：老寶呀，咱們別來這個態度。

劉：我說你們有點妙峯山的娘娘，照遠不照近，你們剛才也太給人下不來台了。班：這種人就得這樣，你們瞧他剛才的那個德行。

候：你們也別那們說，解放以後，他態度好多了。（低頭工作）

劉：軍事代表成天給咱們說，職工團結，你們別光扯後腿子。（老金老周上）金：稿的怎樣了？

候：啊你們來了，好極了，剛才我和戴技術員談了一下，（拿起零件比）我的意思就是把螺絲加粗，把眼加大一點，上上就行了。你看能行不？

金：你這個搞法是不是能經得住，像戴技術員所說的二噸壓力呀。
候：那……

金：那怎麼說呢，（停了片刻）要是照你這樣辦，是不是有把握？
候：那得試試看。

金：這麼大的氣錘，不是試的事兒。

周：可是，你要是因為這些個顧慮，把氣錘放在一邊，摸都不叫摸，那也不是辦法呀。

金：唉老兄，我不是不叫摸，我說的是，既然幹，就得負責任。

周：你一勁要把握，要責任，誰也不敢答應的。

金：老兄，不是那樣說法，這不比莊稼活壞了，壞自己那塊，這是工廠機器活，一旦要是搞壞啦，對全廠都有妨礙的。

周：那要是照你這樣說法，氣錘就修不了。

金：我看那到未必，反正誰修誰負責任。

周：那……

金：那什麼？

周：那你未免太不相信工人啦。

金：我不是不相信工人，因為現在正在號召節約的時候，假使搞不好，那不是白白的浪費工料嗎？

周：我以為你這種想法，純粹是保守觀念。

金：我這麼是保守觀念？甚麼叫保守觀念？

劉：我說你們兩位別鬧意見。

侯：對啦，你們二位都是為工廠設想，你們要怪都怪我一個人……乾着急，不能給廠子辦事。

周：老侯，你別多心，這不關你的事。

金：你說這機器活，是不是應該仔細？你怎麼說我是保守觀念哪？

周：仔細是一定要仔細，可是要照你這樣的仔細，恐怕工人連機器都不敢摸啦！

金：你說應該怎麼辦吧？

周：我想還是讓老侯先試試看。

金：出了事，誰負責任？

周：咱們別在這抬槓，回去找大夥兒評評理，反正不是今天就是明天要開會的。
金：好吧！咱們走！

劉：我說你們倆個都是爲廠子好，何必鬧這們大氣哪。

周：沒事！沒事！你們搞你們的吧！（周金下）

班：這事怎麼辦呢？一個叫搞，一個不叫搞。

石：乾脆不搞啦。

寶：怎麼樣，我的話沒說到後頭吧，你得找人家有學理的才行啦。

陳：衝老金和老戴的勁頭，咱們搞定了。

侯：（猶疑）呃！這事也真麻煩，兩個人兩個意見。（這時周同志匆匆回來）

周：喂，同志們你們可別見怪。老金這個人哪，就是性子急，你們跟他日子常了，就知道他是一個又負責又認真的一個人。

侯：我知道老金的脾氣，他就是一着急，沉不住氣。

周：對啦，還有戴技術員，我看他剛才一臉不痛快的樣兒，你們也別給他太刺激